

希腊游记(节选)

康有为(1858—1927)广东南海人,学者、作家,清末维新运动领袖,后来成为保皇与复辟阵营的代表人物。有学术论著《新学伪经考》、《孔子改制考》、《戊戌奏稿》、《大同书》和《康南海先生诗集》等。

希腊岛地域甚奇,大半几周以海,号称半岛,而突出二千里,广数百里,故几同海国矣。且凹凸杈丫,又有无数岛屿辅之,其中剖地为二,有内海以交通,故吞吐山海,牙角崎嶇,不可思议。吾自雅典乘汽车至可连士易汽船,穿内海二千里,至北极之可孚岛,群山连亘,突兀起伏,变化波峭,雄秀奇妙,亭亭媚妩,宇内少有其比,惟意大利、那威及吾江浙与日本间稍近之。其在北者稍粗豪,群山奔走,龙飞凤舞。至极南之端,以渐淘汰其粗,则秀美而稍特,独臻其胜,东坡诗所谓“端庄杂流丽,刚健含婀娜”矣。况又与海波相映带,遥遥二千里,如美人照镜,罗袜凌波。而雅典都邑,三面半环山,惟西南一角临海,尚有小冈障焉。以山为郭,中开数十里平原,而郭中冈阜耸起,皆山石嵯峨,绝无平迤冗沓者。北有崇山中穿至城中,突起石冈,高十余丈,曰“厄岌坡利士冈”,为京城之镇,气象駉駉。古寺庙议院胜迹,多在其颠麓,王宫在其前。吾乘马车登冈颠而望全城,侧睨海波,俯瞰邑野,群山嵯峨而合抱,海水喷激而飞扬。西南一冈,为囚索格底之狱,冈外海角名“沙林士”,即昔战拒波斯,大坏波人军舰数百艘,大流士王逐遁。夫以百万之师船,临蕞尔小国之京邑,而雅典能以数百万之众破之,用以保其文明,导扬光大,而传于欧土,雅人虽文乎?其武功之盛,惟项羽以三万人,破章邯百万之师可比之。嗟乎,岂非山川奇秀,吞吐海波,有以致之耶!迄今登冈顾盼,古堂遗庙,败堵危墙,壮丽遗模,林立可指,郁郁多在,历世多祀,垂二千余年,金石不刊,巍峨犹昔,尚想其制作之伟盛,政俗之风流,令人慕仰徘徊,摩挲感慨于不尽。盖雅典人以美为大义,夫美者情之所爱乐,号称圆首方足含识之论,孰有好恶而憎美者?墨子至仁矣,然尚俭太过,庄子从为其道太毅,失天下之心,天下不堪,故去王远。孔子以人为道,故以文为尚,是以其道能行。

盖文者美也，美之为义，于文之中，又充实华妙中于人心焉。盖文之至矣，安得不为天下后世师乎？盖雅典之山川至美，又有海波浩荡之，故其人之物义理，以美为尚。夫人类之生，多本于山川之观感，如生于沙漠及卫藏地，虽有聪明俊智之灵，岂能为文美之制作乎！中华、印度皆大陆，巴比伦、埃及皆江流，其人文美之好尚，必不如海波潏渺之岛国，为尤华妙矣。况希腊后起，兼有埃及、巴比伦、亚述、非尼士之文明，易于踵事增华乎！故雅典之文明，皆雅典之地为之，非人力所能强致也。今虽枯山瘠陆，广地不毛，而它日气运转旋，必有复荣之候，雅典重生，未必无日，但必非今日，而在千数百年后耳！

厄岌坡利士冈，全石，顶平麓峭，古迹大者，萃聚于是。四千年前，巴拉士觐始作庙冈颠，古名诘伋比亚。车至山上稍平，即为庙门，历崇阶七百级，乃至颠。左右廊门如二柱，迫住迦拉厘所作，在西历前四百四十年，当吾春秋末也。左为厄天拿观，石壁颇完好。前廊四柱，盖纪三战功之观也。一胜波斯，一胜玛拉章，一胜斯巴达。于此俯望，城闾广密，山海雄奇，最胜矣。

入正门之左为噫叻地庙，古祀雅典之首王者。左有五柱，横楣尚完，前后半垣颓，惟前亭四柱，刻人像为之甚精，今欧洲宫室伟丽者，刻柱为像，即仿此也。此行数十步，至高平顶处，为扒地嫩庙，堂皇宏壮，方广十余丈，每行十八柱，柱皆伟大莹滑，盖雅典之最瑰构矣。各庙皆用文石极精，皆取材于编梯利觐大山，盖冕呢华第八所作也。此为雅典最高处，周望都邑，山海尤胜，如京师之煤山，钱塘之吴山，吾粤之秀山，桂林之独秀山，福建之乌石山矣。此庙数千年犹完好，其稍坏者则数百年，郅那华人来攻，炮弹所败者也。吾徘徊览眺，感不能言矣。议院亦在此冈麓，今全坏矣。以冈为基，仅存石址十数级，甚峻，上平台，正面左五级，右三级，又左右为议屋，此院虽坏，而基址完好，盖大地民权国会之先师，最为可珍，亦以此为基者也。登此乎如见梭伦诸贤抵掌高议之丰采焉。希腊以富级为议员之例，虽似不平，然亦权利义务之至论也。且贫民为农工者，未必通政治，若平等行之，恐成暴民之政。今南美共和国多大乱，惟智利以富级为政独能治，盖师希腊也。然共和民权，只易行于小国，故卢梭谓：“共和政宜行于二万人之国。”故希腊之能创民权政治者，实即希腊能之，若吾中国之大，虽有圣者善政，必不能创此义。盖希腊蕞尔，已分十二国，国小而民寡，又多富民秀民。地僻于海岛易守，国小则易于交通，民寡则易于聚集，富民秀民多，则其势平等，而难以一人行专制。即如今者，瑞士以二十二乡合国，只立议长，不设民主，而能治安也。又如意之非尼士、佛罗炼士、郅那华，德之汉堡、伯雷问、吕壁，皆自然创立民主国，亦以地小民寡故耳。若吾中国，自黄帝时即已征服万国而统一之，泱泱大陆，比于

全欧。假令立民主乎？则道路不通，纪纲不立，中国反不能强，不能安，而为人所弱，或分乱成多国久矣。数百里小岛与数万里形势至反，故政法亦至反，惟其相反，是以各得其宜。若今日之宜行国会，实因物质发明，铁路电线之缩地为之，此又与旧地相反，而政亦宜反矣。或者徒以近事责古人，则未知事势也。然民权国会公理也，义之至也，势所必行也，但待其时耳。今乃其时，于是希腊之政法，遂为法于天下。

环厄爱利士冈之上，分为罗马戏场，在西历前四百五十年，曰“噫罗爹士厄的哥士”，高五层，自冈足至颠，今其下三四层，多有存者，列如城门，尚百数十户，皆圆拱式，石壁巍峨，刻画精工，其规模之大，令人惊叹。其旁为绥士庙，十二柱甚完而壮，柱上横楣亦完好。庙旁为希腊大戏场，乃西历前五百三十年，亦依山为之，其零石断碣败柱无数，有石几甚完好，石多刻像，多完好而精美者。其巴孤士酒神石十二像，坐立跪各精妙，摩挲不尽。

议院冈外之石冈，横亘如平台，削石成壁，古为狱室，其梁之孔犹在，即因索格底死是间。狱开三户，中户大，左右长方户，有铁柱，左方户十三柱，二横，中户十五柱，四横，右方作铁栅可开，其中以现成石室为狱室，阴阴袭人，想见索先生之惨也。抑索先生为学不厌，诲人不倦，明其明德，至今数千年，尚放大光明。人谁不死？如索先生亦何尝死乎。索像奇瑰，而头甚大，匹布缠身，行滕缠足，希腊之服，几似印度，太不文明，故罗马从之，亦极不文明，盖地太热故也。

有文石大戏场，长六百五十丈，层高一百三十五级，可坐四万八千人，乃西历前三百五十年者。其旧石多为突人取去，今新修之费凡三兆。嗟乎！希腊二千余年前之戏场，宏壮已如此，今全国各地戏场，纽约巴黎至大，仅坐二万人，无有能坐其人数之半者。而彼在远古时，合群之大，行乐之盛，已如此，诚令后人惊绝。盖欲致地方之美盛，非大行地方自治不为功，尊而优之，俨成国体，当其沃土近江海者，其盛不可思议。观于意之非尼士、佛罗炼士，德之汉堡而可推矣。吾国土地既大，而州县之治最与相反，盖县官至卑，科举太少，受治数重，而不能自立，民愚而卑，日趋陋僂乔野，亦与自治之小国成反比例也。

道有华表，屹然数丈，下方中六角，柱上平台，又上作数尺，柱花为三足磬，铁栅护之。是何物哉？则戏园赏物之盛具也。一戏之美至微矣，表之于众以荣之，盛饰其华表以重之，其效如此。然而美术之精，即由此起，人民之乐利，亦由此生，遂以音乐戏曲为全欧导师，余波及于大地矣。中国以尚俭为俗，必恶其为淫乐无度矣。相反甚远，无得而称焉。盖以农为国者，必尚劳

俭；以工商为国者，必尚奢乐。而大陆国必以农立，海岛国易以工商著，亦根于地势不得已也。惟人道进化，必以文明为尚，文明则必以奢乐为表，若以少数豪贵，最极奢乐，则有败亡之虑，故君子戒之。然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，若与民同乐，举国皆富，凡民皆乐，同能审美以致文，则公理之至也，非奢也。今万国并较，若以尚俭为俗，其道太艱。吾中国宫室道路，皆不修饰，器用若窳，徒令人轻笑，比于野蛮，无治术甚矣。

众拉觅碑长方丈许，有盖，制似中国。盖上刻巨石兽如熊，下护石壁，二千余年完好无少缺，文亦存，真可宝也。其旁碑柱屹然无数，雅典古物，以此为最珍异矣。

非罗拍皮士华表三层，下大上小，以一大石为之。中有横象，刻人马，顶为二龕，左圆大者一象盘坐，首断矣。右方者象垂足，石与刻皆精美甚。

风神塔六角，崇二丈，下三阶，顶数尺，刻人物，画甚完好而精美。其象逼真欲飞，余石皆磨滑晶莹。

右三事皆二千余年至完好精美者。

游锡兰岛

梁启超(1873—1929) 广东新会人，学者、作家，清末维新运动的积极倡导者。有《变法通议》、《清代学术概论》、《欧游心影录》等著作甚多。并有《饮冰室合集·文集》与《饮冰室合集·专集》行世。

好几年没有航海，这次远游，在舟中日日和那无限的空际相对，几片白云，自由舒卷，找不出它的来由和去处。晚上满天的星，在极静的境界里头，兀自不歇的闪动。天风海涛，奏那微妙的音乐，侑我清睡。日子很易过，不知不觉到了哥伦波了。

哥伦波在楞伽岛，这岛土人叫它做锡兰。我佛世尊，曾经三度来这岛度人，第三次就在岛中最高峰顶上，说了一部楞伽大经。相传有许多众生，天咧，人咧，神咧，鬼咧，龙咧，夜叉咧，阿乾闥咧，阿修罗咧，都跟着各位菩萨阿罗汉在那里围绕敬听。大慧菩萨问了一百零八句偈，世尊句句都把一个非

字答了，然后阐发识流性海的真理。后来这部经入中国，便成了禅宗宝典。

我们上岸游山，一眼望见对面一个峰，好像四方城子，土人都是四更天拿着火把爬上去礼拜，那就是世尊说经处了。山里头有一所名胜，叫做坎第。我们雇辆汽车出游，一路上椰子槟榔，漫山遍谷，那叶子就像无数的彩凤，迎风振翼。还有许多大树，都是蟠着龙蛇偃蹇的怪藤，上面有些琐碎的高花，红如猩血。经过好几处的千寻大壑，树都满了，望下去就像汪洋无际的绿海。沿路常常碰着些大象，像位年高德劭的老先生规行矩步的从树林里大摇大摆出来。我们渴了，看见路旁小瀑布，就去舀水吃，却有几位黝泽可鉴的美人，捧着椰子，当场剖开，翠袖殷勤，劝我们饮椰乳。刘子楷新学会照相，不由分说，把我们和“张黑女碑”照在一个镜子里了，他自己却逍遥法外。走了差不多四点钟，到坎第了。原来这里拔海已经三千尺，在万山环绕之中，潴出一个大湖。湖边有个从前锡兰土酋的故宫，宫外便是卧佛寺。黄公度有名的锡兰岛卧佛寺诗，咏的就是这处。

从前我们在日本游过箱根日光的湖，后来至瑞士，游过勒蒙四林城的湖，日本的太素，瑞士的太丽，说到湖景之美，我还是推坎第。它还有别的缘故，助长起我们美感；第一件，它是热带里头的清凉世界，我们在山下，挥汗如雨，一到湖畔，忽然变了春秋佳日。第二件，那古貌古心的荒殿丛祠，唤起我们意识上一种神秘作用，像是到了灵境了。

我们就在湖畔宿了一宵，那天正是旧历腊月十四，差一二分未圆的月浸在湖心，天上水底两面镜子对照，越显出中边莹澈。我们费了两点多钟，联步绕湖一匝。蒋百里说道：“今晚的境界是永远不能忘记的。”我想真是哩。我后来来到欧洲，也看了许多好风景，只是脑里的影子，已渐渐模糊起来，坎第却是时时刻刻整个活现哩。

中间有一个笑话，我们步月，张君劭碰着一个土人，就和他攀谈。谈什么呢？他问那人：你们为什么不革命，闹得那人瞠目不知所对。诸君评一评：在这种潇洒出尘的境界，脑子里还是装满了政治问题，天下有这种杀风景的人吗？

闲话休题，到晚上三更，大众归寝，我便独自一个，倚栏对月，坐到通宵，把那记得的楞伽经默诵几段，心境的莹澄开旷，真是从未曾有。天亮了，白云盖满一湖。太阳出来，那云变了一条粗练，界破山色，真个是“只好自怡说，不堪持赠君”哩。

程期煎迫，匆匆出山，上得船来，离拔锚只得五分钟了。

今津纪游

郭沫若 1892——1978) 四川乐山人 作家、学者、翻译家、政治活动家。有诗集《女神》 历史剧《屈原》 译作《浮士德》(歌德)学术论著《中国古代社会研究》、《甲骨文研究》等。并有《郭沫若全集》行世。

—

“不识庐山真面目 只缘身在此山中。”

我们人类好像都有种骛远性。当代的天才，每每要道世人白眼。意大利诗圣但丁，生时见逐于故国，流离终老，死后人始争以得葬其骸骨为地方之荣。俄国文豪杜斯妥逸夫司克，生时亦受尽流离颠沛窘促之苦，死后国人始争为流涕以尽哀。这种要算是时间上的骛远性了。空间上的骛远性，我把我自己来举个例罢。我是生长在峨眉山下的人，在家中过活了十多年，却不曾登攀过峨眉山一次。如今身居海外，相隔万余里了，追念起故乡的明月，渴想着山上的风光，昨夜梦中，竟突然飞上了峨眉山顶，在月下做起了诗来。

不再扯远了。我来福冈市，已经将近四年。此地的博多海湾，是六四〇年前，元军第二次东征时全军覆没的地点。当时日人在博多沿岸，各处要隘之地筑垒抵御。九年前在东京一高听讲日本历史的时候，早听说福冈市西今津地方，尚有一片防垒残存，为日本历史上有名的史迹。当时早恨不得飞到今津去踏访，凭吊蒙古人“马蹄到处无青草”的战地。

我在民国二年末初到日本的时候，是由火车穿过万里长城从朝鲜渡海而来。火车过山海关时，在车中望见山上蜿蜒着的城垒，早曾叹服古人才力之伟大，而今人碌碌无能。后日读 P. Remer 氏所著德国近代人利林克龙（Lilien-cron）传，叙他晚年在北海配尔屋牟岛（Pellworm）上做堤防总管的时候，每在暴风咆哮的深夜，定然在高堤上，临风披襟，向着汹涌的狂涛，高叫出他激越的诗调。我受了他这种凯旋将军般的态度之感发，我失悔我穿过万里长城的时候，何不由山海关下车登高壮观，招吊秦皇蒙恬之魂魄？我至今还在渴望……

唉！这也算是一种鹭远性的适例了，我在福冈住了将近四年，守着有座“元寇防垒”在近旁，我却不曾去凭吊过一回，又在渴想着踏破万里长城呢！

元寇防垒，日人所高调赞赏的“护国大堤”，我的想像中以为定可以与我国的万里长城堪伯仲。守此而不登，岂不是鹭远性之误人吗？

二

今晨八点钟，早早跑上学校里去，不料第一点钟的内科讲义才是休讲，好像是期待着要搭乘的火车，突然迟延了一样，我颠转没有法子来把这一点钟空时间消遣。我没精打采地走进图书馆，把一两礼拜前的新闻纸随手翻阅，觉得太无聊了。我想起今日的课程，都是不愿意上的，只有午后两点钟以后的检眼实习是不能不出席，我何不走到个什么地方去，利用我这半日的光阴，或者我亲爱的自然，还会赐我以许多的灵感。

市外的西公园，自从前三月田寿昌来访我时，我们曾同去游逛过一次以来，我已两年不去了。虽然不是开樱花的时候，园内有些梅花，定已渐渐开放，并且在这样晴好的天气中，坐在那园中高处，看望太阳光上的海波，也正是无上的快心乐事。不错，我便往西公园去罢！我才一动念，我的两脚已把个挟着书包的我运出了校门。我竟成为电车的乘客了。

电车西行，有三十分钟的光景，到了西公园。我下车徐徐向园门步去。别的同学都是挟着书包向着东行，我一人却是挟着书包向着西走，我又穿的是制服，戴着是制帽，行路的人好像都在投一种诧异的眼光向我。我不是磨房的马，定要瞎着眼睛受人驱使吗？你们难道不要我有自由意志！怀着一种无谓的反抗心，我还没有走到园门，鹭远性突然又抬起头来。西公园离今川桥只有一区的电车，到了今川桥，再坐几站轻便火车，便可以到达今津。走熟了的地方有什么意思哟？元寇防垒！护国大堤！蒙古人马蹄到处无青草的古战场！去罢！去罢！去学利林克龙披襟怒吼！

我又坐上了电车去了。没有几分钟的光景，电车已经到了终点。我从今川桥下车，往轻便铁道的驿站——名目虽叫驿站，但只是街面上的一家铺口代办的——上去买车票。我检查我的钱包，只有五十钱（一钱合我国铜元一枚）的一张纸币。

——往今津的车票要多少钱？

——要二十四钱。

——请把一张来回票给我。

——要四十八钱。

我把纸币给了卖票的，他把了十六区的车票给我，找了我两个铜板。原来轻便火车的车票，也还是同市内电车的一样，是分区零买的，他指示着车票的站名向我说：从此处到今宿，是八站路，一站四钱，从今宿再坐渡船才能到今津。

我问：渡船钱要多少？

他说：要三钱。

我听着吃了一惊，我手中只有两个铜板了，今天的计划，不是完全归了水泡吗？我急忙在衣包中收寻，另外又才寻出一个五钱的白铜小币。啊，好个救星！这要算是在沙漠中绝了水的商队，突然遇着了 *Onsis*（沙漠中膏腴之地）了！驿站中待车的人很多，火车要到十点钟的时候才能开到。

日本人说到我们中国人之不好洁净，说到我们中国街市的不整饬，就好像是世界第一。其实就是日本最有名的都会，除去几条繁华的街面，受了些西洋文明的洗礼外，所有的侧街陋巷，其不洁净不整饬之点也还是不愧为东洋第一的模范国家。风雨便是日本街道的最大仇人。一下雨，全街都是泥淖淋漓，一刮风，又要成为灰尘世界。又聪明又经济的日本国民常常垫些细碎的石子来面在街上，利用过往行人的木板拖鞋作为碾地机的代用。隔不许久，石子又要变成了灰尘，又要变成了泥浆了。驿前的街道，正是石子专横的时代。街心的四条铁轨，差不多要埋没在泥土中了。街檐下的水沟，水积不流，昏白的浆水中含混着铜绿色的水垢，就好像消化不良的小儿的粪便一样。驿旁竟公然有位妇人在水沟上搭一地摊，摊上堆一大堆山榛，妇人跪在地上烧卖。这种风味，恐怕全世界中，只有五大强国之一的日本国民才能领略了。

坐在站中，望着外面杂踏喧阗的街市，无端地发起了这段敌忾心来，中日两国互相轻蔑的心理，好像成了慢性的疾患，真是无法医治呢。

人总是不宜好的动物。金钱一富裕的时候，总要涌出些奢侈欲望来。我无意识中又在衣包之内搜出了一张五十钱的纸币，我好像立地成了位大富翁一般。火车轮船要运转时，煤烟是不可缺少的原动力，人要去旅行时，纸烟也当然不可缺少。我便花了八个铜板，买了一匣纸烟，一匣洋火，便在驿站中吹云吐雾起来。可怜吹吐才不上半只，我的脑天早已昏昏朦朦了。滚蛋罢！我含着几分可惜的意思，把剩下的半只纸烟，愤恨地投在水沟里去。丑恶的奢侈欲望的尸骸，还在馊水中熏蒸了一会残喘。

三

小小的机关车，拖了两乘坐车走来，肮脏的程度，比上海“大众可坐”的三等电车，恐怕还要厉害。车中拥挤得不堪，如像才开封的一匣洋火。我上车得早，在一只角上幸好寻得一个座位，但可恨不客气的一位乡下人，竟来加上楔头，坐到我左脚的大腿上，我好像楚项羽陷入垓下的重围，就使有拔山之力，也只好徒唤奈何了。

汽笛放起猫叫声，火车已经开动起来。

过了一个停车场，两面的街市，已经退尽，玻璃外开展出一片田野，田地尚多裸身，有的已种麦苗，长已四五寸了。远山在太阳光中燃烧，又好像中了酒的一样。太阳隔窗照到我的颈子上来热腾腾地。车上坐的多是职工中人，指点沿线的各处小小的工场，和着车轮的噪音，高谈阔论，可惜谈吐多不可辨。

又过了两个停车场，车上渐渐稀疏了。到了一个小小的村落，村前竟公然有座电影戏馆，戏目的帘子立在馆前，怪刺目地挂着种种看板画。出村，车入松林中。检看票上站名，知是“生之松原”。松原一面沿海，从树干间可以看出青青的海色，点点的明帆，昏昏的岛影。我心中也生出了几分旅行的兴趣。背海一面，树甚深远，只除无数退走的树干外，别无所见。在这种晴和的天气，能偕个燕婉的女友，在那松林中散步谈心，怕更会是件无上的快心乐事了。

林中车行十多分钟的光景，走出海岸上来了。海水一片青碧，海天中有几只白鸥，作种种峻险的无穷曲线，盘旋飞舞。有的突然飞下海面，掠水而飞，飞不多远，又突然盘旋到空中消去。

火车到了今宿站。

我从今宿下车，问明了渡船的所在。从今宿市中穿过，又向西走入一松林中，松林无人，阳光洒地，可惜没有燕婉的佳伴偕行，只有我自己的影儿在随着我走。啼鸟在空中清啭。走过松林，又走到一小小村落，街檐下有些中年以上的妇人，席地，坐在太阳光中缝纫。出村，又走到海岸上来，临海一家摆渡人家静立在一座浅峰之下。渡船已开，我只得坐在岸上等待。渡家中的时钟，已经十一点过了。时间不可不利用，我早就受了自然的窘迫的要求，我不得不在这个时间内应命了。我便转入渡家后的厕所中去。

我踞在厕所中，一面应着自然的要求，一面想起前两天 B 君向我所说的南洋的风俗谈来——B 君哟！我在这种地方追念起你来，你恕我的这个大大的失礼了罢！

B君说：南洋地方大小便所，都是立在河边，放出的大小便听着流水冲去，日本人的便房叫“河屋”（Kwaya），这正是日本民族南来的一个证明。

厕所中有许多猥亵的壁画，这是日本全国厕所中的通有现象。善于保存壁画的日本史学家哟！这种极无名的恋爱艺术家的表现艺术，于民族风俗史上，也大有保存的必要呢！

无端中又得出一个恋爱的定义来：

“恋爱者何？是一种自然的要求，如像大小便一般，不得不逼人去走肮脏的所在者也。”

笑话！笑话！在这壁画蔚然的“艺术之宫”再沉吟得一刻的时候，渡船怕又要开了呢！

四

今津是在系岛郡上。系岛原来不是海岛，是与陆地相连，渡船在海湾中过渡，海水异常清澈，好像是西子湖水一样。因为没有带张地图来，上了岸后，竟把地方走错。问了多少行人，走了多少枉路，我才走到了今津。今津村上也怕有两三百户人家，我在村中旋来旋去，只想朝外海边走，却只在村中打盘旋。最后走到一家卖花邮片的铺店门口，我便买了几张今津史迹的花邮片，有一张是“胜福寺的蟠龙松”，有一张是“元寇歼灭碑”，有一张就是“元寇防垒”了。我见了元寇防垒的绘片，我不禁大失所望。啊！这就是“护国的大堤元寇防垒”了吗？一条乱杂的矮矮石堤在我国乡村中沟道两旁随处都可以寻出。纵使有真正的利林克龙走来，站在这种大堤上，恐怕也吼不出甚么激越的诗调来了。

店主人为我指示胜福寺的所在，近在店旁，叫我去看蟠龙松。

蟠龙松是几百年前的古物，今年正月间日本政府有指定为天然纪念物的消息。关于此树，有一浪漫谛克的口碑流传。说是六百年前征夷大将军足利尊氏（Ashikaga Takauchi）来在九州的时候，仰慕胜福寺开山临济宗大觉禅师盛名，亲来拜访。禅师旁乃有一窃窃的婊娟侍坐。尊氏大惊，怒骂禅师品性恶劣。禅师自若，而美人惭愤，跳入庭前池水中，化为大蛇，蟠松而逝。

外史氏曰：迂哉！迂哉！足利尊氏也！不知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

迂哉！迂哉！侍侧之美人也！不知种种声闻，都如泡影。

这种无稽的传说，总觉有种葱茏的诗意，引人入魔，但是我守着皎皎的太阳当头，护国的大堤还不曾到眼，午后两点钟起还有检眼实习，我没有在梦境

中低回的余暇。

我谢了店主人的殷勤，出村又穿过一带松原，我终究走到我最后的目的地。松林外沿海一带沙堤，上有乱石狼藉，我把绘片中的光景同实物比较，我才知道就是所谓“护国的大堤”！冤哉！冤哉！浪漫谛克的鹭远性之误人也！但是周遭的自然风物倒还足以偿我这半日的足劳。我坐在乱石上，在防垒绘片背面写了一段印象记来。

——堤长不过百丈。堤上狼藉些极不规则的乱石，大者如人胸廓，小者如人头者。中段自沙中露出之石垣，最高处仅及股臀关节。

堤前为海湾，堤后为松林，有小鸟在松林中啼叫。海风清爽。右手有高峰突起如狮头，树木甚苍翠。

海湾中水色青碧，微有涟漪，志贺岛横陈在北，海中道一带白色沙岸，了然可见。西北亦有两小岛，不知名。海湾左右有岩岸环抱，右岸平削如屏，左有峰峦起伏。正北湾口，海雾濛濛，中有帆影，外海不可见。天际一片灰色的暗云，其上又有一片白色卷层云，又其上天青如海。

太阳当头，已是正午时候。

堤前沙岸，浅草衰黄。有长椭圆小蠋在日光中飞绕，无力。

茅屋几椽，已颓圯，疑是渔人藏舟之处。

——邮片已写满了，在那平如明镜的海上，元舰四千艘，元军十万余人，竟会于一夜之间，突然为暴风所淹没，不可抗的终是自然之伟力了。我又想到了杜牧之咏“赤壁”的一诗。

折戟沉沙铁未消，自将磨洗认前朝。

东风不与周郎便，铜雀春深锁二乔。

在堤前沉吟了一回，又想于无意中或者也可以寻得一枝沉沙的折戟，折戟虽没有，倒寻到了一个雪白的大椎骨，左右两横突起，开张如蝶翅，上关节突起前面又无肋骨关节面，我断定它是牛脊的腰椎骨。这是个绝好的纪游纪念品了，或者便是元军载来的水牛残骨，也说不定。我把来包在书包里面，又想去登上那右手的狮头峰。

五

狮头峰余势，当狮体之尾骶上有一段平坦高原，上有一碑，碑题“元寇歼灭之处”五字。碑前有纪名铜柱，上题“大正四年十一月建”。碑下有石栏环绕，周围有几处竹栏，各围浅松一株是些贵族华族的纪游品。坐石栏上四望，三面均被海水湾环，只有防垒后松原的一带低地几于与水面齐平，此地数千年之前，当然是绝立的孤岛，系岛郡之名可以推见。所谓护国的大堤，或者便是防水的水堤，也是不能说定。转入碑后，碑后亦有“大正四年十一月建”等字样。

舍碑，向山脊行去，山路高低不平，渐登，气渐促，喉噪渴不可耐，失悔来时不曾买些橘子。登山决不是件乐事，以为怕要到峰顶了，山路一转，峰顶依然还在上头。如此屡受欺骗，亦只得鼓舞余勇而登，热，汗流，渴，气促，心搏亢进，筋力疲劳，好像得了心脏病的一样。山外的风物再也莫有余暇盼恋。遇山樵数人，新伐的樵木放出一种浓重的木香。将至绝顶，有小小一座神社，壁上挂着许多还愿的画马。纪游者的芳名，题满外壁。在神社前坐息，勇猛的心脏，几乎要从口中跳了出来。心气渐渐平复了，我又才走上狮子头去。狮头临海，古松森森，秃石累累，俯瞰海湾，青如螺黛。有渔舟一只，长仅尺许，有两人在舟中垂钓。唐人太上隐者有《答人》一诗。

偶来松下坐，高枕石头眠。

山中无历日，寒尽不知年。

他这第一句，我实际办到了。第三句，我也实际办到了，因为我是没有带表来的。但是我的懒惰工夫，却还没有到高枕无忧忘年忘命的程度。我午后二时起，还有二点钟的检眼实习是不能不出席的，我看见日脚偏西，就使有现存的石头可枕，我的脚也不肯惟惟听命了。

我正站立起来，打算要走，突然前面垂岩下腾出一种欢呼，使我大吃一惊。上来的是两个劳动者。他们从我身旁擦身过时，我的心脏还兀兀地在跳。我又起了一种好奇心，决意从那两个劳动者登上的来路走下山去。路极险隘，攀援树枝而下，路尽处，才又折到来时所过的神社面前，两个工人已经在那儿休息着了。此次怕他们也不免吃了一惊罢？一人向我乞火，我把火柴给了他。啊，这两个工人，假使是两位处子的时候呀，这不是段绝好的佳话吗？就好像卢梭在安奴西山中与雅丽、格拉芬里德两少女邂逅相遇，就好像郑交甫在江干

遇着江妃，那岂不是冤枉了我今日的此行了吗？……

古人说：从善如登，从恶如崩。其实我从登山的经验上看来，倒是从恶如登，从善如崩了。我此处所谓善恶，不消说是以心境的快不快为标准。人不是那么容易为恶的，受尽种种良心上的制裁，做出一种恶事，心里所受的不快，怕与登山时的苦楚无甚增减。偶尔做出一件善事，心里所生的快感，也怕和这下山时的快感无甚损益。

上山时那么困苦，几乎如像害了一场大病，一到下山，就好像在滑冰的一样，周围的景色应接不暇，来时的道路亦了如指掌，飞，飞，飞，我身轻如鸟，听凭山道的倾斜，把我滑下山来，真是舒服，真是舒服，只可惜喉噪终是有几分渴意。

六

取捷径趋向渡头，渡船又已开了。在渡头近旁小店中，买了一瓶荷兰水。啊，甘露！甘露！瞥眼看见店内的挂钟，已经是午后二时了，完全出乎意料之外。早知道这样，我又何苦那么着忙呢？恨不曾往胜福寺内凭吊婊娟之魂，恨不曾在狮子山巅高枕石头一睡！

坐店的是一位不满二十的女子，B君——又是B君，B君哟！你怨我不客气，滥引你的雅言了！你说：“只要是处子，便是位美人。”不消说这位坐店的也是美人了。我又向她买了十钱的饼干，她称的分两，分外足实呢！我说：十钱的饼干真是不少！她微微地向着我笑。

有匹黑花的白狮子狗儿坐在街心看我吃饼干，好像很有几分垂涎的意思。我便投了一个给它，它才兀的惊立起来，哼地向我恨了两声走了。它怕把那个饼干当成了小石子罢？这位狮子狗儿，我佩服它有些道德家的气质。打起金字招牌的道德家者流，突然看见赤裸裸地纯真无饰的艺术品时，有不反射地啁啾狂吠的吗？对不住！对不住！天下的道德家哟！天下的狮子狗儿哟！恕罪，恕罪！

午后的海水，又是一般气象了。好像圆熟了的艺术家的作品，激越的动摇，烘腾的气势虽然没有，但总有一种沉静的诗情荡漾在上面。潮水渐渐消退了。渡船将要到岸时，突然搁起浅来。此时对面又开出一只渡船，船楫上坐着两个女子，梳的是最新流行的“七三分”头，一个披着白色的毛织披肩，一个的是狐皮。她们本是背我坐着的，紧相依傍。她们看见我们的坐船搁浅，都偏过头来。我的视线同她们靛面相值。啊，这真是郑交甫遇着江妃，卢梭遇着雅

丽、格拉芬里德了！要是她们的船搁了浅的时候，我定要跳下水去，就如像卢梭涉水至膝，替雅恪二姑娘牵马渡溪的一样，把她们的坐船推动起走。是夕阳光线的作用吗？还是她们看破了我的隐意呢？她们的眼眸中总觉得有几分羞涩的意思。我真羡慕卢梭！他真幸福！他替雅恪二姑娘牵马渡溪之后，被二女殷勤招待，骑在恪姑娘马后，紧抱着她，同到初奴别邸燕欢一日。他在花园中攀树折樱桃投向她们，她们又反把丫枝投向树上去打他。他在雅姑娘手上亲了一吻，雅姑娘也莫有发气，啊，幸福的卢梭呀！……

船动了！不要再空咽馋涎了罢！

浪漫谛克的梦游患者哟！淡淡的月轮在空中发笑了！

十一年二月十日

加拿大露营记

陈衡哲（1893—1976）江苏武进人，女，学者、作家。有学术论著《西洋史》、《文艺复兴史》，小说集《小雨点》散文集《衡哲散文集》等。

美国夏天，有一种消暑的方法，名为 **Camping**，我把它译为“露营”。“露营”有两个意义：一是名词，指所住的地方；一是动词，指在那地方的生活。我现在是两个意义并用的。我来美五年，年年想去露营，尝尝那个经历的滋味。可是称意的机会很少，直到今夏，才达到了这个目的。

我的一位美国的前辈朋友，海德夫人，有一个小岛在加拿大安达丽（Ontario）省北部的鹿湖上。每年夏间，她和她的女儿，和几个朋友，都到那里去露营。今年她请我于七月间去住一个月。我的喜欢自然不消说了。

但是中国人到加拿大去不是一件简易的事。我因为我对于这件事的经历，很可以使我们中国学生知道一点手续，所以先把它写了出来，给同学们看看。

我的第一件事，是写信给纽约的中国领事馆，询问一切。但他们也不十分内行，错告了我很多事。现在且不必去讲它，单把我应做的事，记下来好了。

（一）携带四寸照片两张，亲身到纽约（或别处的）中国领事馆去，领了护照。

但是这张护照，不过具文罢了，竟没有什么实用。可见中国国权的不振。（二）携带四寸照片三张，和从前来美时的入境证，亲身到纽约（或他处的）移民局，去取了将来回美的证书，和探询关于回美的各种规则。（三）到纽约（或别处的）英国移民局（Ellis Island, N.Y.C.），去请那里的执事，写信给加拿大的政府，请求一特别允准入境的信。这封信的效力最大，必须得到了它，才可无 事。

以上三事的回音，大约需时两三个礼拜。我把这几件事办完了，便到银湾去。七月一日，得到了各种复信，便由银湾到阿尔巴尼（Albany），从那里乘了加拿大太平洋铁路的夜车。到托朗托（Toronto）。

照例，车出美境的时候，我便应该把美国移民局的执照交给境上的官吏，由他换给我一照。那晚车过美国境的时候，我睡着了，也没有人来查问。明天一早，我才知道已经入了加拿大的境界，心里有些不舒服，想不到我费了无数精神，得了那些信和护照，反竟不能利用它们。不一会，车到了托朗托，有一个关吏来查行李了。他把我看了几看，说：“你是那国的人？”

我那时知道我的护身符很多，乐得使他着急，所以便淡淡的答道：“中国人。”

他立时显出了惊惶的神气，说：“你是怎样到这里来的？”

我说：“我是乘了加拿大太平洋铁路的火车来的！”

他愈加惊惶了，说：“你有护照吗？”

我说：“似乎有的。你要看吗？”

他说：“我自然要看的！”

我便把两张护照，六封信，都给了他，仍旧去检我的行篋。一面偷眼看他，但见他坐下，加上了一副大眼镜，把那八张纸，一字不遗的看了一遍。看完之后，他的脸色立刻改变过来，很谦和的把它们还了我；又说了许多的酬应话，才告别走了！那时海德夫人已经请了一位在托朗托的朋友到车站来接我。我便同了他回去，和他的兄弟姊妹们谈说游玩了一天。晚上乘着加拿大北方铁路的夜车，到鹿湖去。到了中途，海德夫人又同着她的儿子，上车来迎接我。明天一早，车到了鹿湖站，我们下车换乘了汽船，过了鹅颈湖，上岸走了二十余分钟，再乘了海德家的汽船，渡了鹿湖，下午一点钟的时候，才到了海德的岛上。

我到了那里，第一的感觉，便是那洪荒的景象。我平常看那行云和飞鸟，常常悬想，它们究竟是到哪里去的呢？它们的歇所是一个危崖呢？还是一个永无人迹的海滨呢？此时我见了这里的荒野空漠的景象，立刻觉得，那行云飞鸟

的家，便是此地了！后来海德夫人告我，地质学家说，加拿大的东北部，是世界最古的地方，是世界上第一出水的冈石。小亚细亚的 *Mesopotamia* 还是第二出水的呢。她又说，她每到这里，也有一种特别的感觉，好像到了太古世界似的，大约也是因为这个缘故了。

她的岛周围有三英里，树木犹是荒莽未辟。岛的西面，有一大片冈石，露营的小木屋便在其上。小木屋里有一间大室，全营的人，饮食写读，都在那里。后面有一个厨房。楼上有睡室三间：海德夫人和她的女儿一间，另一女友，和我，各一间。他的儿子，和别的男朋友，都睡在岛上的篷帐里。

以下便是我在那里一天的生活：

早上起身，到湖边去梳洗好了。用过早膳，便到岛上一个静僻的林子里去，或读书，或写信。有时但倚着冈石，或树根，看湖波云光，和远处的岛屿，和往来湖面的小船。午前回来，随大家去学游水。中饭以后，或休息，或到湖上去学操独木舟。五六点钟的时候，全营的人，携了粮食，乘了汽船和独木舟，到湖上的荒岛上去用晚膳。便留连在那里，看落日 and 新月。有时有人弹着四弦琴，我们大家卧在树下听着。有时我应着他们的请，口译些中国诗词，说给他们听。要是那晚没有星月，天色暗了，大家便聚在那野火的旁边。我常常趁这个机会，抽身到远处去，看他们的情形：但见也有披着头发的，也有穿着革皮短衣的，大家围着一堆红火，在那漆黑的树林下面唱歌谈笑，和湖波震荡声，互相答应。远远的还有一种名 *Loon* 的水鸟，在无人居住的岛上，不住的啼叫，声音十分阴惨。我看着听着，差不多忘记自己是二十世纪的人了！

鹿湖的地方很是荒野，近处只有一个小客栈，杂货店（只有肥皂一物！）邮政局，都在其内。邮政极慢，每星期一三五为信到的日子，星期二四六为发信的日子。信到的一晚，大家总要从荒岛上回来的早些，去等待那取信的人。这人回来后，便把信袋交给海德夫人。那时一群的人，围着桌子，眼光都注在海德夫人的手里。海德夫人把手按了袋，说：“孩子们，你们要耐心些。谁扰乱秩序，谁便不得信。”信分完了，大家便聚在灯下看信。

鹿湖约在北纬五十二三度左右，有时可见北光（*Northern Light*）。有一晚，我们在冈上过夜，忽见有异光，在北方闪耀来去。不一会，大家出来看了，才知道便是北光。这光颜色的成分，和虹差不多；形状很像扇子的摺叶，位置刻刻变换；颜色也和五彩缎一样，变换不定。可惜不能把它摄入照片。

因为鹿湖的纬度很高，所以暮色很久，有时终夜不灭。湖上和天上，都有一种半明不灭的浮光。若把颜色来代表它，要算灰色最近了。我平常以为灰色是极可厌的，直到得了这个经历，才觉得它真是一种极静雅，极高尚的颜色。

这样的颜色，夹着那湖水轻轻打岸的声音，便造成了一个精神界的“乌托邦”；凡是属于世俗的思想，到了那里，便立刻被逐出来了！

营里的人，也常常出外探险。有一早，我同了三人，驾着两个独木舟，去探一个湖。船到了一个荒地，大家上了陆。有的负了独木舟，有的负了粮食和钓鱼竿，升高蹈低地走过了不少黑暗的林子。不但榛莽遍地，并且有许多枯烂的树干，七横八竖地拦着去处。我们约走了一点钟，忽见林外水光明亮，知道已到了一个湖边，或水湾了。走近看时，果然是一个小湖。我们便又乘着独木舟，在湖中绕了一周，钓了一二尾鱼，折了几朵小荷花；便在那古苔斑斓的湖岸上，生了野火，吃了午膳；然后卧在冈石上面，闲谈了半天。大家又给那湖取了名字，叫它做洞庭湖。算是他们纪念我同着他们一块去的意思。回去的时候，我求他们把我一个人留在那里，去尝一尝那晚上荒岛的情味。他们一定不肯，只得作罢。我想，我们为了求平安的缘故，不知道杀了多少风趣，这也是一例。但回来时的风景也不恶。那时太阳已经下去，但余满天的红霞；有疏星几点，伴着新月，在林隙里放出光来，照着我们回去。沿途都是荒岛荒湖。湖里的枯树甚多，大约是水淹低岛的时候，一同遭难死的。它们直挺挺的站在那荒漠无垠的暗湖中，黑暗中看去，又是奇怪，又是可怕。欧洲神话中有海王，我到了这种境界，真可以悬想自己是到了海王的国界了！那些枯树，也便是看守海王国门的禁卫军！

我在这样康健快乐的地方生活了一个月，转眼间七月过去，承海德夫人又留我住了二十天。到了八月廿二日，我才辞别了海德一家，同着她的侄女海伦，一同回到托朗托去。我和那合营的人，和那里的湖岛，自然都是十分难别。只有希望将来我在中国，也能请他们这样的去露营，就好了。

我同海伦到了鹿湖车站，才知道火车竟迟了十四个钟头（由太平洋海岸来的车）。幸亏那天的客人很多，站中人没法，只得把一个装泥灰的车，装了我们！走了廿五里路，方换乘着一辆洁净的车。到了托朗托，我便在皇帝旅馆住了一夜。明天一早，我一个人乘车到彼得堡禄（Peterborough）去访看一个同学（彼得堡禄也在安达丽省）

廿三日，我同我的同学，和他的母亲，到石湖去游玩。石湖也是一个有名的避暑地方。湖里岛屿极多，岛上都有极精致的房子，远不及鹿湖的荒野了。船到了湖中，忽然雷雨大作起来。但见湖上的白烟，和天上的乌云，上下接合，不一会，水天和岛屿都不见了；只有狂风卷着急雨，充满了空际。我们又冷又湿，不得已辜负了绝妙好景，下舱去躲避了一会。坐船回来的时候，又依旧水笑云游，风和日朗了。